

香港大學一眾高層出席慶祝活動，與近百學生和教職員合照，迎接一連串的百周年校慶活動。



徐立之表示：「香港大學的定位不是香港一所國際知名大學，而是中國一所知名的重點大學。」



# 百年華誕邁新頁 港大溫故展未來

## 掌舵老臣校友親述春秋變遷 盼配合國家發展

香港大學踏入一百周年，翻開這所名牌老校的歷史新一頁，作為本港第一所大學，港大一直在本港的教育發展擔任極重要的角色。在連串的慶祝活動舉行之際，本報邀得港大校長徐立之概述如何帶領港大跨越百載再下一城、與港大結緣40多年的校長資深顧問程介明述說該校與社會間的變遷，以及兩代港大之子——高永文醫生與兒子細說與大學之情。百年華誕，港大掌舵人、老臣子及學生校友，一同細說與港大之道，回顧過去、展望未來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子瑩

1911年成立的港大，在隨後的1912年迎來首屆學生；至2012年，則有「334」第一批學生。港大百周年，與香港教育發展一同進入新里程。02年上任校長的徐立之將帶領港大跨越百周年，作為這個關鍵時刻的掌舵人，他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稱，百周年正是去反省教學發展的時候，除要鞏固現有根基，如硬件及軟實力包括經費，教員亦要加強培養。

### 廣聘年輕學者 增注活力朝氣

作為百年老校，根基已穩實，但最需要的仍是朝氣，「我們100年了，是否一定要請好有名氣的教授坐鎮？反而我們更需要年輕的、可以接棒的」。港大近年因應「334」新招聘的都是年輕學者，有活力、有朝氣。徐立之認為，從他們身上看到學術發展的動力，也看到大學的將來。他期望未來團結全校，集合力量，「每名教授都光芒四射，只要集中、同心協力，可以成為更強更大的輻射光」。

大學發展需要資金支持，徐立之笑言：「籌款成為我日常生活常要思考的事情。」他形容，大學工作主要有「兩項半」，其中教學研究及行政已有不同的部門負責，餘下「半項」的籌款，便是他的重要任務。早前他翻閱港大校史，不忘從中「取經」，參考不同年代的校長如何解決財政困難，「例如二戰後，港大復校需要資源，當時政府卻未有表示，校長便要採取主動，直接向政府開口要錢」。

### 沙士緝兇壓力小 人事問題最苦惱

回想過去9年，徐立之認為，03年的SARS可算是最難捱及最難忘的一役，當年港大協助追蹤疫症元兇及傳播途徑，徐立之均有直接參與。他自言，覺得為世界做點事，並且為同胞感驕傲。不過他笑言，處理大事件時總有好同伴與他一同努力解決，反而壓力不大，「但一些小問題要我一個人處理，便最苦惱了」。他舉例說，考慮人事問題如是聘請一個人，有時便會令他難以入眠。

踏入第二個100年，徐立之表示，港大將來的發展以至香港教育將來的發展，都要跟國家的發展結合，年輕人也需要有更闊的願景，「香港大學的定位不單是香港一所國際知名大學，而是中國一所知名的重點大學」。

## 醫家兩代驕子 論大學生今昔



高永文(右)是港大內外全科學士的81年畢業生，其子高偉琛(左)同為港大醫學院學生，父子兩代見證專上教育轉變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攝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馮淑環) 俗語有云「知識改變命運」，但「80後」、「90後」的大學生成長於相對穩定富足的環境，對此感受未必深刻。反之大學生的父母一輩，曾經歷貧窮、蝸居、物資短缺等艱苦歲月，對於「向上流」有一股強烈的追求，推動其躋身大學「天之驕子」的門檻。本報訪問兩個「兩代港大人」家庭，探討不同世代的港大生，如何解讀「大學生」背後的意義。

03年沙士時臨危受命任醫管局署理行政總裁的高永文，是港大醫科81年畢業生，其妻是同學，其子高偉琛現時亦為港大醫科三年級生，父子同屬「港大醫學院出品」，見證過去30年的轉變。

### 至親患病銜銜症 從醫望脫貧

生於草根家庭的高醫士有4兄弟姐妹，家中不時要借錢過活，他曾試過清晨5時為父親排隊「輪銜症」，其妹又患有哮喘，親身感受醫療體系不足，啟發從醫志願。身為家中「第一代」大學生的他指出，求上進的壓力並非來自父母，反而自感要擔起「脫貧」的使命，改善日後生活，「父母經歷走難、日本侵華等艱難歲月，縱使有期望亦不會說出口，但自己很希望改變家人的生活」。

30年後，其子阿偉重踏父親昔日的醫科舊路，會考獲30分考入劍橋大學完成首個學位課程後，3年前再入讀港大醫學院。香港入讀醫科的「大門」從來嚴格，但與父親相比，阿偉所獲的家庭支援明顯

更多，亦可與從醫多年的父親互相交流，加上興趣明確，讓他有堅定的從醫目標。

### 子拒住宿上莊兼職 寧做「書蟲」

讀書、上莊、住Hall(宿舍)、兼職及拍拖，被新一代大學生視為「必做五件事」，同時惹來「不務正業」的質疑。但阿偉卻似乎屬於「非典型」的大學生，除在大一時曾任文學雜誌幹事及兼職補習外，其餘時間大多專心學業，而為免令自己「分心」，他又拒絕住宿，向多姿多采的大學生活說「不」。同為「讀書型」的高永文，當年也是將大多數時間專注在學習上，鮮有參與大學活動；但他認為年輕人應盡情發揮潛質，只要學好分配時間，便不會過分沉迷課餘活動。

### 父：新人能力更強

隨著大學教育普及，不少僱主批評大學生的語文能力每況愈下，動輒轉工、練精學懶。面對多項「指控」，阿偉認為不應「一竹篙打一船人」，自覺不少同輩仍非常「捱得」；高永文則指出，新一代大學生的能力甚至較以前更強，只是時代轉變，「上一代那種捱法」已非社會所願。他又笑言，自己當年做實習醫生時，半年獲批6日假期，但他只選擇放兩日，「當時覺得放假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，我驚上司覺得我很懶，更希望藉以爭取表現畢業後順利獲聘」。

## 大學初體驗 母女大不同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馮淑環) 大學住宿、上莊的生活，胡詠琴(Olivia)與女兒李寶卿(Afra)同在港大經歷過，但因時代及社會背景差異，令她們對大學有截然不同的體會。年幼時曾一家9口居居百呎房間的Olivia直言，努力讀書考入大學是脫貧關鍵，而當年她收到錄取通知書時，父母並未表現雀躍，卻特意買了一隻雞回家慶祝，上一代的含蓄情感令她至今記憶猶新；相隔近30年，其女兒Afra也踏上大學路，她初嚐暫離父母庇蔭、照顧自己的宿舍生活，對在大學中「被迫」成長、學習獨立處事的印象最深刻。

生活可說「不用愁」，也是啟發思考、擴闊視野的良機。當年，她的父母表現含蓄，甚少明言對子女的期望，只叮嚀「如不努力將來要回鄉下拾牛糞」，充滿草根階層特色；Olivia憶述說，在收到港大錄取通知書時非常開心，惟父母即場卻無甚反應，「只是他們當晚竟特意買了一隻雞回來慶祝，那真的令我受寵若驚」。

### 住宿舍學獨立 被迫成長

至於女兒Afra的成績同樣優秀，去年高考獲2A入讀港大工商管理(法學)雙學位，又與母親一樣加入國事學會擔任幹事，組織交流團到內地考察認識國情，母女兩代的港大生，有著不少共鳴。但生於安穩富裕家庭的她，對大學的理解與母親當年的「脫貧」截然不同。她認為，入住宿舍獨立生活是其首要挑戰，衣食住行一手包辦，充分感受到大學是「強迫成長」的地方；至於大學學位，則由當年理想工作的「保證書」變成現在的「入場券」，未來仍要不斷努力爭取出頭天。

### 爸媽買雞慶進大學 受寵若驚

上世紀80年代初，Olivia以高考3A佳績考入港大英文系，她笑言全賴家中良好的學習氣氛，「家中很少開電視，父母由朝到晚勤奮工作，我亦很自然變得勤力」。當時她一家9口曾住在只得百多呎的房子，但在7名兄弟姐妹中，卻有5人後來考上大學，她認為努力是脫貧關鍵，當時進大學是就業保證，

Olivia(左)是80年代的港大畢業生，她坦言大學內精英雲集，學術水平令其大開眼界。她的女兒Afra(右)則指大學生活令她學會獨立處事。



## 程介明：像科舉揀蟀 育首批中產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馮淑環) 建校100年的香港大學，見證着香港歷史與社會變遷。上世紀60年代入學、與港大結緣40多年的教育學院講座教授兼校長資深顧問程介明，以第一身經歷領略大學不同年代的景況。他表示，港大由戰前學生人數極少的「貴族式」學院，發展至今每年畢業生近3千人，與香港整體發展息息相關，特別是70年代開始，大學更彷彿起着「科舉」的作用，讓草根階層有機會透過知識向上流，出現首批中產階級，步向更成熟發展的社會。

在60年代中文大學成立之前，港大一直是香港的「唯一」。程介明指出，港大早年的畢業生寥寥可數，與香港社會關係也較疏離，「特別是戰前的華人多抱有報國之心，係孫中山的思路，畢業後也很少會選擇留港發展」。直至後來內地經歷文革，香港意識到要發展高等教育，才開始落實大學精英制，確立2%的大學入學率。

### 推動階層流動 造就政壇新星

程介明表示，至70年代香港人口急增，經濟起飛，政府致力發展教育、醫療、福利及房屋4大經濟支柱，對行政、醫療及城市規劃等人員的需求大增，大學教育成為當中之焦點，一些中下家庭的女子女入讀大學的機會也增多，後來更成為專業人士及社會領袖，推動階層流動，他形容說：「那時能讀大學彷彿起了科舉作用，更造就首批中產階級。」另外，當時社會經濟穩定向上，更多人開始積極尋求加深對國家的認識及對社會議題的關心，造就一批「認中關社」的大學生，在80、90年代起，他們開始成為政治領袖，不少人至今仍活躍政壇。



程介明說，政府在70年代發展經濟四大支柱，知識分子需求大增，令草根階層有機會向上流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攝